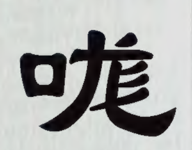

哤

言

兩言卷之八

戊申

新安范　淶原易著

年彌高則德彌劭古人之進德不以血氣為盛衰也

覆栽能限我以形不能限我以理能限我以質不能限我以功此性之反之所以均之乎為聖也

事父母能竭其力竭力盡心原是一事力有限而心無窮君子之盡心沒身焉而已矣

古今聖人惟舜為難及蓋父頑母嚚弟傲處人倫之

變未有甚於此者朝夕死生皆未可必則感格之至於底豫乎以是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行之孝無不可齊之家顧誠之至與不至耳

近而不能遠非道也約而不能博非道也務遠博而不能近約非道也故君子之學問以遠博為極致尤以近約為實功

否泰見邪正之消長世道之盛衰也復姤見陰陽之消長造化之盛衰也損益見理欲之消長身心之盛衰也正也理也皆陽也邪也欲也皆陰也扶陽

抑陰易致也然有是身心而後有是造化有是造
化而後有是世道則損益其尤要乎益之象曰見
善則遷有過則改損之象曰懲忿窒慾遷如風改
如雷懲如倒山窒如塞洋無一念而不在茲無一
時而不在茲方是實功方能損益非陽剛之君子
其孰能之能是四者學易之功其庶幾乎
宋儒有言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
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余有轉語自家猶不能
快自家意如何快得他人意要在實心以求自慊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聖人之高行也此伊尹之所以為伊尹也嚴於取而寬於與聖人之中道也此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也觀冉子為子華請粟聖人本不肯繼富而猶量與之又量益之但不使傷惠脫驂以賻館人之喪而曰吾惡夫涕之無從非寬於與乎富貴不以道不處見得思義門人有聚斂者則鳴鼓攻之非嚴於取乎願學孔子者宜知所折衷矣

近思錄有顏子心麤之語恐太過然顏子已是純粹

但比之孔子便有麄意在不但不貳不遷未免有不善痕迹即如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說得更細膩蓋誠者天之道天便無迹誠之者人之道雖復聖亦不免有迹迹亦是麄也故

希聖希天之學君子無一息可懈焉

人有習心有觸心有本心習者風聲氣習所染賢者不免焉雖不善不自知其爲不善也觸者聲色臭味毀譽得失感觸於目前因物而遷流轉忘返間或知其爲非而不能當門住脚亦常有之斯二者

皆人心也本心道心也卽孟子所謂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妻妾宮室窮乏之得我一切不能惑則習心與觸心皆忘之矣是謂反本之學

大凡人才只是兩種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麄疎宋儒之言也然退避者廢事麄疎者壞事無濟於緩急等耳君子擔當家國托之以謹密而運之以俊快其庶乎若將兩種節取而器使之使無遺才又誘掖獎勸之俾有成就尤大臣之用心也

周官於冢宰以天言之蓋天無棄物冢宰無棄才顧

其所以用之者何如耳用其長棄其短翕受敷施因材而篤猶慮不當可未聞以纖掣者也是謂褻天

恒言儒釋道三箇原來共一家此謬言也吾儒與二氏正在本原上不同佛氏要空此心使形神相離道家要守此氣使形神相聚皆是安排吾儒之學則在正心非欲空心也在養氣非欲守氣也踐形窮神盡其在己還其在天天壽不貳何安排之有

子不能得之於父臣不能得之於君非非君父之過也

在己者實有未盡也舜之於瞽瞍周公之於成王

道無不盡感無不通或爲厎豫或爲令主萬世之

言忠孝者必歸焉獨非臣子乎哉

孔子對哀公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爲五

達道以知仁勇爲三達德此大本大原所在治亂

攸關世教急務何可一日不講一時不明淺淫於

二氏亦借道德以爲名其道之蠹德之賊乎

體驗於喜怒哀樂之性情敦篤乎親義序別信之倫

理希聖之實學也以此此學合窮達貫始終而一之

聖人之全能也

精神有限而心志無限年壽有限而聲問無限爵祿有限而道德無限有限者天主之無限者人主之天不可必人可必何乃不盡其所可必而覬其所不可必非惑與

酉陽雜俎序謂易象一車之言近於帷詩人南箕之奥近乎戲亦服縫掖者肆筆之餘耳夫五經罕譬而諭何戲帷之有乃竊其似者為寓言至為不經誕語且託之古昔以恣其詼諧不啻炙鶂羞鼈猶濡

齒牙噫此近世好異之敝也而文尤甚矣

以理觀易則易愈晦以象觀易則易自明故曰易也者象也象亦難言哉

以夷攻夷非必以夷人攻夷人也以夷人之情攻之耳與以人治人之義同

八議起於衰世非先王公天下之法觀桃應問一章天子不得以私庇其父臣子不得以天子之父弛其禁在孟子之世猶然從前可知矣三代直道而行此亦一端

無謂天下之人難調一家之人尤難調無謂一家之人難調吾之一身尤難調一身之中五臟六腑性情所從出也各擅其官不相統攝而且相仇如胃司飲食不欲辭飽而脾不肯化肝奮怒欲逞而膽不肯主張腎水本濟火而輕易不肯上心火本濟水而輕易不肯下脾司運化而肝反傷脾心欲寧靜而耳目偏欲視聽手足偏欲妄動餘可類推蓋太極生陰陽便動靜不一而陰陽生五行則相生相尅互爲勝負或過或不及尤難調和勢也亦理

也惟能致中和於一身則舉而措之家國天下裕如矣

法之為言也有三曰禮法曰刑法曰術法禮法尚矣刑法其叔季乎術法亂亡之漸也抑有甚焉番僧以咒明除宼怨狠逐食先側立以卜所向鷙取木蠡以喙畫字成符則蠹自出鸛以禹步而取巨石藏蛇皆術法之類乎故亂世非無成功卒亦流於夷狄禽獸云爾

師臣者帝友臣者王敬臣者霸禮臣者強猜臣者弱

侮臣者殃遠臣者亂棄臣者亡

化民者帝仁民者王惠民者霸聚民者强削民者弱害民者殃擾民者亂虐民者亡

文章政事有二道乎非也人皆知之也然世人有工於文章而不工於政事有與之談文則神清意爽與之論政則疾首蹙額獨何歟資有所近而氣有所蔽非性之本然也是以矯偏求全之功君子所當盡心焉

子孫之不肖未必皆祖父之貽然餘慶餘殃則有明

訓安可自諉焉古之君子固不以覬福而爲善不以懼禍而不爲不善憂勤惕厲孳孳無間爲之在我者當如是也

以德敵力則力勝以德育力則德勝敵者以制勝爲心育則化之矣大德自無敵於天下未有與力角者也

君子不敢以一飲一食傷天地之和自飲食以上皆可知矣是以順氣成象施之家國天下靄如也反是則爲乖戾之氣有乖戾之氣者必先有乖戾之

心

有施必有報常也在君子惟施之而已故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其所矜念焉即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無故而傷之亦所不忍豈望報乎雖然人與物皆天之生氣也有不能報者天報之報之自天斯遠且大矣

已不可恃天不可諉英雄之能自負者皆曰在已匹夫匹婦之莫能自立者皆曰在天然已能爲之而不能必之其成敗利鈍莫非天也天能生之而不

能養之其耕鑿勤惰莫非人也明於天人之際者

惟盡其在己以俟其在天而已

學問事功人品俱以晚景爲難

陰性躁而老尤躁躁則變矣陽性剛老陽剛之甚者

太剛則折能無變乎天道人事皆然故中道爲貴

或問老年人健忘魄不足也余曰由心不存故精神

疎略耳葢魂魄不相離統攝之者在心修養家未

得存心之訣而外正道以求之愈求而愈遠矣

伐國不問仁人於孝友之庭而言閱牆之事宜其掩

耳也雖然虞芮質成自慚讓畔或孝友未能如文王乎

積書積金古有明訓若以積陰德爲子孫計猶然成心也有意爲善與無意爲善者亦自有天人之別

吾心之樂不離日用常行之際即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所交不齊而心未嘗變但隨處隨事與此心證驗體貼得活潑意思出來方是眞實學力

有損必有益有盈必有虧循環無端乘除均正天之道也人惟順以受之盡其在我自我之外奚容心

爲康節詩云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行藏久速一事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有已所不知而衆人共知之者宋胡公安國因朱子發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夫就語默如人飲食則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决諸人亦非人所能决此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也寇萊公功蓋一世位極人臣隱士魏野作詩遺之曰好去上天辭宰相却來平地作神僊而萊公猶假天書干進竟放逐以死此已所不知而衆人共知之者也今之世衆所共

知而已獨不知者何限哉

人之精神不可妄用非獨爲養身計實所以爲修德計也然則孔子之周流四方席不暇煖非歟曰聖人合天下以成其仁正見其不妄用矣

治病之方不一貴在對科治心之方在六經者亦不一貴知自擇蓋人性爲氣質所蔽病痛各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人有不可以理諭者由蔽痼之深也可憫不可怒君

陳曰無忿疾于頑

堯舜周孔非世之所稱第一等人乎然亦人也惟能盡窮達之道故曰成人曰踐形人自不成不踐耳誰能沮之尚友之章所當三復

爲上爲下同寅協恭盛世也上殿相爭下殿和氣所見異爲公同治世也因嫌忌之私而假公互詆衰世也閑是非競勝負舉朝若聚訟然不顧公論亂世也撥亂返治在人主一轉移之間

世人所爲憤樂者循環無間者也不憤不樂不樂不憤相因之機也憤而復樂樂而復憤相資之益也

道孝弟而已乃稱士之次何居或云狃於宗族鄉
黨是小而未大然孝弟須從族里出似難以地言
但謂之次亦自其小孝用力中孝用勞者言之耳
若行己有恥之恥字所包甚廣如孝弟之至通於
神明言行相顧慥慥君子之類皆該括其中蓋恥
屬心進進無已合纖微貫窮達無時無處無不然
者即不辱君命亦恥心所充也觀伊尹恥其君之
不如堯舜是何等心事何等造詣則居士之上可
知夫答子貢而及使事者就其才言也然子貢一

使於齊遂能存魯亦以亡吳爲夫子所惜是猶有辱者在亦有恥者在所以進之者深矣噫叔季之士求如言必信行必果者亦鮮其人寧不重聖人之憂乎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有不可爲之時天下無不可盡之心而有不可盡之理

君不言命相安得不言命命相之命亦造於君也

人事天時雖相表裏而先後以成之者則在於人事居上者安可以時而自諉也

智能役物而實役於物才能用世而實用於世雖中人以上不免焉惟能不役於物不用於世者方是大智大才

此心原與天地相符與古今相通與聖賢相同而有不能然者皆已私隔之失其稟受初來一體之性也已充則仁存性復合宇宙爲一身矣

遐荒之世所云天皇地皇人皇三氏藐矣可得而稽者伏羲神農皇帝是上古之三皇也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

氏上古之五帝也禹湯文武上古中古之四王也
嗣是爲漢爲唐爲宋雖屬正統歷年亦多然法術
相沿補偏救敝云耳以至胡元亂華頹景而夜又
如遐荒混沌之世矣惟我　大明奉天逐胡以安
中夏撫輯四夷綱常政教復揭日月而闢乾坤三
皇五帝四王之業萬載如新猗歟盛哉

古稱天民先覺詩稱有覺德行以覺爲修身治世之
要也覺豈易至哉有學則有覺無學則無覺學可
勉而覺不可勉不致力於學古而役神於測摩是

以逆億爲覺非自然之覺矣然學而不好口耳之學也好於始而或厭於終作輟之學也君子之於學也沒身焉耳已

庚戌

四書五經終身用之而不盡終日玩之而其味不窮貴在體驗躬行不在訓詁文義雖註疏家有得有失各隨所見不必互相辨駁以爲門戶惟行到一分方見得一分行得一字方識得一字聖賢相傳爲已實學原是如此

大學綱領雖三其實體用一原條目雖八其實顯微無間三者總歸於止至善知止之止即至善之止也定靜安慮得皆自知所止來再無別工夫已上統言其槩乎物有本末一條承上起下之辭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事也原有本末有始終有先後知其序則近道於下文見之總歸於格物物格則知至即止至善也知至則誠正修齊治平皆一以貫之亦無別工夫已上歷叙其詳乎其曰修身爲本身以內心意知即

在其中矣身以外皆末也末亦有厚薄家厚於國
國厚於天下亦不可亂也末不可亂况於本乎知
身心家國等物有本末則知格致治平等事有終
始而先後之序不可紊矣至善之外無物格知至
之外無致知其誠意以後諸章但點出各項弊病
以見知至之功之當詳審非又有一樣工夫也大
人之學至大而又至簡也如是夫余聞之章子本
清大略相同章則以古本大學爲據
中庸與大學相表裏昔嘗言之王文成以學庸俱不

分章謂為古本南昌萬合溪思謙所著有大學述古中庸述微古也微也意義自見章布衣瀆所著有大中本言一編解誠意章有曰揜其不善即惡惡之真也而著其善即好好之真也這點真機能自欺乎其解平天下章有曰只重在絜矩與民同好惡而好惡之同只重用人好仁而理財非所重此之為絜矩之道故章末申明義利之戒甚言理財不可重也彼以用人理財並言失大學之旨矣解中庸有曰慎獨率性無二功慎字從真從心真

心爲慎則是順吾之性而無一毫偏倚輕縱之私即所以慎其獨矣獨也者至尊無對眞一不貳之名覩聞自耳目言不覩不聞自性體言性道本無聲色耳目何所覩聞是即未發而爲已之所獨知也所以戒謹恐懼不可以須臾而或閒也又曰未發之中即性也性即天也有此未發之中即有此發皆中節之和中和之名因發與未發而別言之獨則一也善學者惟慎於獨知之時無時非未發之中亦無時而非中節之和矣又曰大學之本在

修身中庸之本在未發之中然聖學無二本也中庸未發根天命之性言大學修身根物有本末言而知本知至者知乎物之本也物之本非即天命之性耶又曰大學慎獨雖自好惡之意言中庸慎獨雖自性之隱微言然戒懼也無自欺也慎獨也有二功乎本也獨也一物而兩名也大學中庸兩書一言以蔽之只在慎獨此數段章布衣體貼貫徹俱從自得中來而二書之總括亦可知矣

易爲天地陰陽自然之象故因象與名因名與義因

義與辭與占一玩象而易之能事畢矣合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莫非一奇一偶之象之變化而
偶又奇之變也乾坤非二物易知簡能無二體生
生不窮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易大象傳無有不吉非若卦爻或吉或凶蓋以天地
萬物之變化會之身心無時無處非我之所取用
者即否剝困蹇皆進德修業之助方是能用易矣
謂之以者孔子將一卦二體合而言之示人以學
易之法也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固然矣然陰陽一氣也動
靜一機也坤畫之中斷即乾畫之中實者而斷之
地之形即天之氣凝聚而融結者故乾曰資始坤
即曰資生乾曰統天坤即曰乃順承天雖分而實
合人能默識乎此則良知良能二者知可以該夫
能亦若乾之易知而該夫坤之簡能也彼必欲析
知行而二之與偏舉而遺之者不亦過乎
易上經首乾坤終坎離始終俱不交下經首咸恒終
既未濟夫婦交水火亦交總之以乾坤坎離爲全

經之終始乾坤體也爲卦之首坎離用也爲卦之
終抑亦坎離代乾坤之位乎
上經正卦六乾坤頤大過坎離是也反卦十二成二
十四自屯蒙至大畜无妄是也共爲三十卦下經
正卦二中孚小過是也反卦十六成三十二自咸
恒至渙節與既濟未濟是也共爲三十四卦上下
經之卦雖多寡不同然上經以六正卦合十二反
卦下經以二正卦合十六反卦各以十八卦而分
上下經總爲三十六卦即邵堯夫所謂三十六宮

也又上經多陽以陽爲主而終之以離陽極則陰生也下經多陰以陰爲主而終之以坎陰極則陽生也又乾坤坎離四正之卦居上經震巽艮兌四偏之卦居下經亦不期然而然者又上經首乾坤陰陽各分故終之以坎離亦陰陽之分也下經首咸恒陰陽交合故終之以既濟未濟亦陰陽之交合也造化自然之玅愈玩愈無窮

論春秋者當以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一條爲斷案蓋其事其文聖人未嘗以已意書之皆因舊史而

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所謂筆則筆削則削乖褒貶以懼亂臣賊子者也惟有筆削故曰作而事與文則未嘗改也特擇其有關王迹者筆之無關王迹者削之雖一字嚴於衮鉞實合數句以成其文雖每條自爲始終實合數條以詳其事善惡明紀決彰而人心勸懲自有不容已者故曰屬詞比事其義自見此則孔子所謂竊取之義也後儒欲尊孔子而曰聖人以天自處又曰聖人以天子之權與魯又曰欲改周正朔行夏時桓不書王黜天王

也滕杞皆伯書子貶諸侯也諸如此類先以僭妄加孔子矣可乎况孔子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曾謂作春秋而自悖之乎

古之天子國君皆有史官世掌書法如老聃爲柱下史晉董狐楚倚相皆名史也其於國事必能斟酌字義以書之始赴告於列國孔子亦不過因魯史以删削之耳舉魯史而列國之事在其中矣然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中各史官不下數十人而人各

有見故書法或詳或略或書或否亦不一秉之年久自有闕文無怪乎事同而文異也安可定以一例拘之哉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一語說盡學春秋之法屬辭者觀其上下之文也比事者觀其前後之事也聯上下比前後則或褒或貶其義自見趙東山著春秋屬辭實有補於經而近世儒者譏其止得比事之例而非屬辭之義然其瑜瑕自不相掩況其辭相屬則事不待傳而得其本末之詳惟其事相比則

辭亦不必他求而經中自相發揮者更爲明顯但
辭之屬者經文自相屬而亦有不相屬者其義本
明也事之相比則在學者比之苟不必相比而强
比之則鑿矣今之學春秋者穿鑿居多

尚書者上古之書也孔子生周末討論墳典斷自唐
虞以下迄于周取其垂世立教之文凡百篇西漢
孔安國書序已言之而所傳於世者有古文今文
之別籀書古文也自孔壁傳之有大禹謨至冏命
凡十六篇隸書今文也自伏生傳之有帝典至秦

晉凡二十八篇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蓋焚書坑儒解散久矣安國奉漢武帝詔作訓解實爲五十八篇即　昭代之布學宮而著功令者

書有六體典謨訓誥命誓是也而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眞德秀曰五十八篇之書無一語不及天無一語不主敬董鼎曰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耳六經莫備於書書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而危微精一

執中之言與說命務學字義尤爲緊要也董氏之
說以易主卜筮故云莫備於書不知易豈止於卜
筮哉
書亦古史之體蓋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
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
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紀之
宋之說書者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
呂氏傷於巧蓋尚書有難解處亦有不必盡解處
如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但通其所可通毋強

通其所難通便得

濟南伏生名勝秦時博士至漢文帝時年過九十帝使太常掌故晁錯往受尚書伏生失其本經文老不能口誦使其女傳言以授此安國之說也而王耕野之言曰傳其文義講說以發明正經云爾非謂失其本經及口授女子之謬也若不傳其講說則伏生所以教於齊魯之間豈若近世塾師但事句讀以發蒙乎又何以治尚書爲也

世之誦尚書者或以古文文從字順今文以鉤棘致

綴文武以今文謂高言蓬古文以卑弱見黜夫去
虞周千載之下是耶非耶吾何敢論惟知聖人雅
言在茲而窮經者求當於用以復覩二帝三王治
天下之大經大法庶幾乎疏通知遠之教也
學詩以辨體爲要體者何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
曰頌六者周禮謂之六詩大序謂詩有六義是也
程子曰一篇之中有數義者亦有備六體者可見
體即義之所由辨也司馬遷謂大師藏詩三千餘
篇孔子删之存三百餘篇止十之一蓋亦存其可

以垂世立教者皆綱常道義風教之所繫也即孔子所謂思無邪是矣若如說者雜有淫僻悖亂之詩又豈知删詩之體乎且詩不辨體則風雅頌何別正變何分乎

昔人以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經緯雖分體則一耳如賦比興各一其義亦各一其體或一章而三義具備體則不殊或先賦後比或賦中襯物興思或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或先比而又賦或即賦其事以爲比或興中含有比意或以之爲

比即以爲興或即所賦以爲興而又有興兼比興賦者亦有既興而又興者此皆經中之緯也若夫風不可爲雅小雅不可爲大雅而雅不可以爲頌正風不可以爲變風二雅三頌正變亦然非眞識其體者不能辨也孔子謂雅頌各得其所正謂各據體以分別而刪之次之耳

風雅頌無卑高賦比興無深淺正變非關於時之隆替彼謂雅可降而爲風者是尊雅而卑風也謂變非盛時所有者是貴正而賤變也自生分別之心

非詩人本然之體得其體則六義可得而言矣
正風歸之二南者八方惟南離爲正八風惟南風爲
正溫然長養而不傷凡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含蓄
委婉舒徐聽其言不覺入之深而至於化自有超
然於諷詠音律之外者矣風托物而不著於物詩
指事而不滯於事其義一也惟不直言其所以而
意自涵蘊於其中此二南所以爲正風也若各國
之風土不齊氣不類故各方之風不似正南一
於和柔或涉於勁直者有之故謂之變風變者詩

之體變乎正非世之隆變而汚也蓋體合乎正者雖衰世所作亦歸之二南體異乎正者雖盛世聖人之所作亦歸之變風是正變各以體分不以世別亦非以正變評品詩之高下也

風體多用比興諷字從風亦有意也雅與頌比興漸少如小雅八十篇用比興者尚四十六篇大雅三十一篇用比興者止八篇頌總四十篇用比興者止四篇小雅得風體猶多大雅與頌則多質言矣

雅者正也猶之正風也然風有囿於各國風土者有

出於一人情懷者惟雅則一於正也而有小大雅何也大序曰政有小大故雅有小大豈其然乎小大雅自有體也雅體較之於風則整肅而顯明較之於頌則昌大而暢達惟彝倫政事之間尚有諷諭之意則皆小雅之體也天人感應之際無非性命道德之精則皆大雅之體也其中或近於風與頌者則又爲小大雅之變體也小雅未嘗無朝會大雅未嘗無燕饗小大雅之正變無所與於時世之盛衰識雅者知雅之體所以異於風又知小雅

之體所以異於大雅斯得之矣

變小雅者六月采芑以下詩篇也夫采薇出車與六月采芑同一出師也而正變分者采薇出車其詞和婉而寬舒六月采芑其詞嚴迫而整肅音響節奏其體自有辨也

變大雅者民勞板蕩以下詩篇也夫正大雅皆天人之奧其變者亦莫非敬天安民之道但其間或觸於時事而言過激切者亦或有近風體者此其所以爲變大雅也

頌之體其詞備其意遂其味雋永而不窮眞所謂一唱三歎有遺音焉試取其類於雅者並誦之雅之詞俱昌大頌則約而盡可以識頌之體矣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然敬之小毖等篇非廟中樂歌也呂氏曰頌者稱美之詞也然無所諷議果足以盡頌之義乎

變頌者風雅皆有正變崔文敏謂魯頌爲頌之變是矣但謂周頌奏諸廟魯頌奏諸朝周祀先魯禱君周王魯侯以此分正變則失其義矣蓋周頌之體

謹嚴邃密雖欲揭一篇置風雅之列其體自不可混魯頌詞本近雅意味似風而商頌五篇亦皆近乎雅而其體則皆頌也此魯頌商頌皆所以為頌之變歟

禮經以曲禮儀禮周禮為三禮今世以周禮儀禮禮記稱三禮乃相沿之誤曲禮云三千者非真有三千之目言微乎微耳蓋禮物不遺自內而外思慮視聽飲食裳衣及語默進退取舍生死與凡親疏貴賤交際事使莫不品節之以立教是曲禮者

敎之本也儀禮者訓齊人義之大端凡冠昏鄉飲射喪服郊社饗饋與親邦國秩上下朝會聘覲爲儀法之大者皆儀禮也周禮之要在論官蓋儀天象地法四時察民故以與王治者也周衰禮廢故孔子作春秋以維周禮其重如此至戰國諸侯惡其害已經用擯絕孟子亦未及見其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其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高堂生始傳儀禮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禮之闕逸已甚宋朱文

公曾具三禮劄子欲請来上其書不傳後著儀禮經傳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分隸之與其初論稍異其門人黃幹楊復續之及元臨川吳澄重加纂次作三禮考註極爲詳整第加周禮於儀曲之前本末微舛　明湛文簡又以曲禮儀禮爲經測旨最稱精確獨周官存而不錄不無惑於馬端臨氏純駁相半之語矣近世盱儒鄧汝極著有三禮編繹先曲禮三卷次儀禮七卷次周禮五卷附以禮記十一卷共二十六卷其學士家之指南乎　按高堂生所得

古儀禮十七篇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是爲今文而二戴所第篇次各往往不同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十六篇於壁中河間獻王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秘府不得立學官至唐初遂亡而十七篇漢鄭玄康成注儒臣賈公彥等爲之疏

禮記蓋古經師轉相與撰次所聞或錄舊禮或記變禮或兼記體履之務與經者也漢初湮滅有間巳

漸出至元成間而循傳者至二百餘篇信都傅德刪爲八十五篇號大戴禮九江守聖刪爲四十九篇號小戴禮今之立於學官者小戴刪也戴記雜出漢人之手爾約近與而於經不倫然詩書禮經而下莫近於戴記矣今之功令以番陽陳氏澔禮記集說同五經取士稽古者毋以經傳混淆莫辨考正即有爲之分別者又涉信心不足塞多喙安得大儒定爲經傳古本奏 請頒行而成一代之大刪述乎

樂經亡久矣河間獻王所上古雅樂又廢獨劉子政向所得古樂記二十三篇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篇各異而劉之所得記中有十一篇具存乃合爲一篇今樂記是也皆通論禮樂之事吳臨川曰樂有經無疑多聲音樂舞之節少辭句可讀誦故秦火後無傳

古之作樂尚乎德今之論樂尚乎律尚德者未嘗廢律而惟律是尚者則德非所論矣此今樂所以不古若也昔人有云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

則天地之和應之是德爲之本若徒候管定陰陽六陽上生六陰下生起黃鍾以爲律本不知於古樂何如也況古者以律管起尺度由母生子後世以尺度定律管以子証毋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且言鍾律者不曰八寸一分則曰三寸九分一彼一此莫之適從何止絫黍縱横之說而已哉至於天地自然之樂則易之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又樂之原也人之氣卽天地之氣人之聲卽天地之聲然必有是氣斯

有是聲氣必以和為尚也則樂之尚乎德明矣
虞廷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周禮大樂正掌成均之法以教合國之子弟而國子之教有三曰樂德中和祇庸孝友是也曰樂語興道諷誦言語是也曰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而樂德樂本歌詠以養性情舞蹈以養血脉是隨其所語隨其所舞莫非養德之助也凡音之起皆由心生德音德容自不期然而然矣
近世湛甘泉先生著古樂經傳二本以禮由心生樂

由禮生禮主序樂主和禮之起在節文節文者禮之經也樂之起在度數度數者樂之經也節文者升降揖讓之謂度數者律呂聲音之謂乃取諸家律呂雜說擬爲古樂經一篇而以樂記諸書列編以爲傳其門人廣信呂巾石名懷著有律呂古義有總叙有圖有雜說先生採其所編古義爲正傳而退樂記諸書之傳於後末又述或問一篇亦攷古者之所不廢也

孝經乃孔子與曾子論孝之語漢顏芝之所藏爲今文

凡十八章鄭玄為之註得之孔壁者為古文凡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註然古今辭間不同義無遠絕至劉炫遂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閨門一章故凡二十二章說者以為總不如劉向校讐章何以十八篇為定也又朱子有孝經刊誤一本以仲尼閒居起至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止作一章為孝經本文謂其首尾相應脈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內刊去子曰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刊六十一字以復經

文之舊而以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起至孝子之事親終矣止分作十四章為傳亦各有删刊然其所删止刊其誤者而已未嘗改易其一字樞譚新論曰古文合一千八百七十二字蓋總後人所定章數等字在其內也朱子删定凡一千五百八十六字而近世南山潘氏正誤乃雜取傳文亂附於經全不類聖人之言矣鄧汝極三禮編繹於孝經削其分章共為一篇亦非始於汝極也又有刊孝經繁露者分孝經為九章且云曾子既得其傳即

發此經之義於大學甚哉大學之似孝經也亦各
據所見云耳
小學一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合
列女傳與內則二篇闡明意義則小學之教亦略
備矣
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童子各隨其鄉風如千字
文等書無關於蒙養嘗攷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
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
言六八言皆韻語皆便於童習欲校補而刊之公於

四方徒有志焉未就也

程子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有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噫亦維世教者責也

女子亦當有教如曹大家女戒女孝經女兒經溫公家範與論語等書只取其面前明白者輯爲一編以作女訓是亦不可少者

呓言卷之九終

續呢言卷之十

新安范　涞原易著

辛亥

琬琰心胸滄海度量陽春念頭金鼓膽氣雷鏡眼睛

鐵石耳骨山岳脚跟雲霄氣節括囊口唇錦繡筆

舌龍虎精神霹靂手段氷櫱肚腸煙霞志趣有一

不備非成人也請銘諸心毋置座右

孟子所云賢者才德兼全之君子也所云能者才德

偏長之君子也賢在位能在職則全才偏才俱爲

王家用而對無遺賢矣能不同而職亦異方能用
其所長後世以賢能分屬德才故小人得借口恭
用而國事日非失貴德尊士之旨
外有君子內有賢妃且世世以繼世惟周文武兼際其
盛焉五帝三王猶少讓之至於三代而下或有內
而乏外或有外而乏內抑亦氣運之不齊乎
刑于之化聖門猶難之觀檀弓于上之母一段千古
有餘慨焉後之君子刑家未能如聖門而輕率借
口恐於倫敍未盡也賢哉孟母其不可及矣夫

人生富貴窮通壽夭榮瘁至萬變不齊誰其尸之皆有命焉命天之爲也天地無心而有權禍福有機而無定執其機則權在我矣然非定性不能定命非定命不能至命

喜怒哀樂之情本於性命於天強而無之是滅性之學非也執而有之是有所恐懼好樂之累亦非也不有不無之間是謂中節蓋節者天之節也情之所發惟以理爲主而不動乎氣自然無太過無不及故曰中亦曰率性

世謂君子不以得時爲喜不以失時爲悲然君子則
隨事順理因時處宜而已不知所謂喜亦不知所
謂悲要之爲時之權屬於天乘時之權屬於君子
是豈有二權哉君子者以天之權爲權者也

七情之交於前者惟怒爲甚吉凶之交於前者惟死
生爲甚遇生死而不動心則怒又不足言矣非功
深力到者安足以語此

盈宇宙間皆氣也皆氣則皆變動不息也觀天之雲
霞地之山川草木之榮枯人物之盛衰嗣續何有

瞬息停滯者乎惟其至變所以爲至常會而通之可窺與時偕行之道

頹靡之世以風節爲難風節之士以涵養爲難惟涵養而後能體道道則不可以風節名矣

大地之氣象形于四時者雖不同而化育之機則一聖人之氣象見於處常處變者雖不同而自得之心則一化育自得未易窺測而觀其氣象自可想見甚矣氣象之難也所以爲氣象者難也

人有賢不肖事有順逆皆是天地間不能無吾身所

不能離者若有揀擇心有煩惱心便是已意非聖賢乾父坤母度量惟在知之明處之當耳

國家有拂意事甚至世情所不堪者只且平平處之一面從容委曲篤實感化以挽回之方是經世學問噫未易言也

人知天地無盡而我有盡此以形言也不知我有形形者無盡者也能得其無盡者則與天地始與天地終七尺之身非所論矣堯舜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不至今在乎有盡無盡在我而已

詩文縱使高妙未合於道皆是閑談未有得於道而不得於言者亦未有不得於道而能立言者孟子長於知言詹論譬人不知言皆以道律之故知之

老成切引進之心後生存謙下之心是兩相成也吾道之幸也老成持不足與言之心後學無就正有道之心是兩相悖也世道之衰也雖然轉移化導之機在上不在下

萬物之生人爲貴苟不自知其貴抑將榮瘁如草木飲啄如蟲鳥虛擲歲月浪同生死而已乎大舜與

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爲貴者固在也使終身不被袗衣鼓琴將不法天下傳後世乎舜之爲貴原不在此語曰無虛生無虛貴可猛省夫

孟子既言必有事而又云勿忘勿助豈是多頭緒勿忘卽是有事無瞬息間斷時也惟勿忘則不待助矣世之助者惟其忘也無忘是功斯有是弊相因而生必如湯之日新又新文之純亦不已孔之不厭不倦斯能盡有事之義

顔子不貳不遷相因者也不遷是橫說不貳是直說

不遷乃不貳中之一事以七情之中惟怒爲難制
故特舉而對言之
凡事遭逆境則憂患心生而智慧從此出是逆境亦
君子進德之功同事遇小人則敬慎心生而思慮
從此密是小人亦君子進德之助故能挽逆爲順
又能消奸回之禍於既萌不徒能容之而已
積善之家多孝子順孫宜也亦有忤逆生於孝順之
門積不善之家多災害宜也亦有富貴出於兇悍
之族則爲善者不幾于懈而爲惡者不幾于驕乎

噫天之道幽而甚顯自古及今未之或爽但氣運推遷偶爾不齊其間必有多寡之分遲速之應且有轉逆而爲順因富貴而稔禍非可以常情測度之總之積善必降祥積不善必降殃或由於前人或由於自己無一能逃於常理者善必不可懈惡必不可驕守家持身宜各自勉而已

壬子

易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伊尹放太甲於桐正得此意即如富貴家子弟以交遊非類喪身敗家者

比比而是父兄不知所以禁之是自傷也劉元城亦云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皆當三復

林下享清淡之福不易得享此福于老年又不易得老年病後復康健尤不易得淇何以酬造化哉思已之所以得者不敢自失之又念人之所同得者不敢不推之凡已成物存順沒寧斯可少逭貪天之責

古人三月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整襟肘見納履踵出

非賢而貧乎淵明十年一冠李習之綻紙爲衣晉董京繸殘絮爲百結非隱而貧乎若一狐裘三十年如晏子一熊皮障泥數十年如長孫道生則貴矣而風味猶之貧猶之隱代不乏賢如是奈何今之世遂爲空谷足音也

金壇于景素憶語有曰天下無眞儒則聖道便沒着落聖道沒着落則乾坤便沒人管理偉哉言乎蓋吾人之身只是一軀殼而心爲之主天地之覆載亦是一大軀殼而人爲之心人非聖道不能成其

人道非眞儒不能體其道而乾坤或幾乎毀矣聖
人思此身有參贊三才之責則儒必爲眞儒道必
求聖道始能撐拄於天地之間

晉書有將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之語殷浩曰
官本臭腐故將涖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
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柰何今之世昏夜乞哀以
求臭腐甘身牛馬以希糞土不亦異乎

諺云意不並銳事不兩隆言此輕則彼重無兼能者
但於意與事審其所當重者而已如大體小體之

類先立乎其大者銳其所當銳隆其所當隆方是
務本之學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
于多陰也夫陰陽天地之氣物所資以生者而偏
多則有傷況於人乎惟聖人宜其中和之氣故能全
中庸之道諸賢以下或近於剛或近於柔在反之
而已故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能克則受天地之
中以生者始全於我矣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幾事不密則害

成密之道尚矣而李文靖對眞宗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此又密之不可有者我朝先儒祭康齋有密箴一帙所箴在心近於退藏之義密之道難言哉

保初節易保晚節難韓魏公嘗言之故其九日宴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嘗大書此語於壁以爲晚節警惟學亦然不進則退老景更易退以精神鼓動不前也衛武公

其不可及夫

客有談及任賢者余曰賢者不易知知之眞爲難知而能任又難任而能久尤難昔李絳有云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疎忌用賢豈容易哉今之所謂賢者能中立乎能杜邪徑乎能一制度乎能正過失乎即能是數者可無怨疾毀傷疎忌之嫌乎上或疑下或忌能信任如初使收永有之效乎噫

佛氏黠慧剏爲前世因後世因之説惑愚黔首意以
善惡報應如儒家言或有差忒故設前生後生以
籠絡之即地獄天堂亦是此意雖欲勸俗反失常
道矣繫辭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夫陰陽聚則生
因之自太安有前世魂魄散則死因還太虚安有
後世儻如輪迴所云是古今只有此形化之數不
增不減將誰欺也或曰亦有驗者如近年南唐州
某産子未一歲能言前世事論前世所作文余在南
晉亦闢之後以闢左佀入　覩過州細詢其人數

歲以後漸蠢時已二十餘簽州中書手問幼時囈語俱不省亦不知蓋人有此魄即有此魂不相假借理也世有強而死者其魂未滅乃附于初生之魄為前生之言及初生魄漸盛則附魂漸衰亦理之所有也殆千萬中之一二耳異端乃借偶然者為常道不尤誕哉

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成天下之事易善天下之事難惟循天理之正以合人心之公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然後為盡善

癸丑

以死生爲度外而全無愛養者是贅其身者也以死生爲大事而妄意延年者是戀其身者也惟君子爲能養身能修身乎居明哲而不敢毀傷時或見危而舍生取義於死生之際有鴻毛泰山之辨

爲政於家與爲政於國有二道乎道同而事異耳小事體情大事秉法法亦情之所生也執法以御情則情不流而中節矣其猶之寬嚴乎寬爲主而嚴以輔之情爲主而法以濟之總之以人情爲田也

禮耕義耨非明斷之君子其孰能兼之

曾子一生工夫俱在自己身上理會如曰三省吾身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日用近裏着己事一有差錯便不是學者氣象然吾人說着不忠不信猶知惶恐至於暴慢鄙倍不覺時常有之心不存焉故也故內省二字時刻不可離

啓論言斐然成章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同乎否乎張陽和宮諭有說成章是成片段的意思但斐然之章只成狂簡一節之章志道之章是成中行之章

便可達於聖道之大所以不同是固然矣要之斐
然之章貴於裁志道之章貴於達裁則狂簡可進
于中行達則中行可入於聖域所至淺深有不同
而進進不已之功則無二致亦惟有本者能之本
者誠也誠則不息矣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不言絕而言寡者儒釋之
辨也夫欲從心生飲食男女聖賢不能無但任欲
而不知節則人心而非道心矣養也者循乎道而
不逐乎人雖有欲而實無欲也

欲人說我好便是不好的念頭不欲人說好亦是不好的消息盡其在我聽其在人

謂天不念我何以生我爲男兒謂我得於天何以學識猶夫衆任其在天勉其在我

天下事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可必者由已不可必者由人由天如志學由己爲仁由已希聖希賢由已若富貴利達豈已所可必哉由已者爲之即是人無如之何天亦無如之何此君子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

以直勝曲則直亦曲以是勝非則是亦非但有是非
曲直之理而無是非曲直之心庶幾大道爲公之
世乎

不屑受嗟蹴而甘受萬鍾是慎于小而忽于大也不
受不義之齊國而甯餓食井上之螬李是辨于大
而昧于小也不視之伊尹乎一介猶是千駟猶是
祿之以天下猶是一準於道而已矣

學解易大傳蓍之德員而神其人之心乎卦之德方
以知其人之性乎六爻之義易以貢其人之情乎

蓋心之虛靈即蓍之員神也性之天命各足方正不偏即卦之方知也情之隨感而應變動不居即爻之易貢也心統性情卦爻從蓍出又奚異乎憲易之爲書也具天地人之道而天地之道又管於人孰有出於心性情之外者哉以此質之千古亦或有契焉

㤭言卷之十終